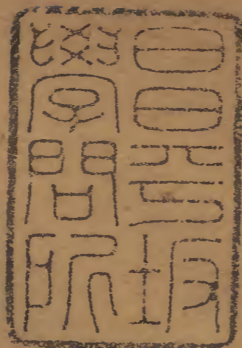


欽定明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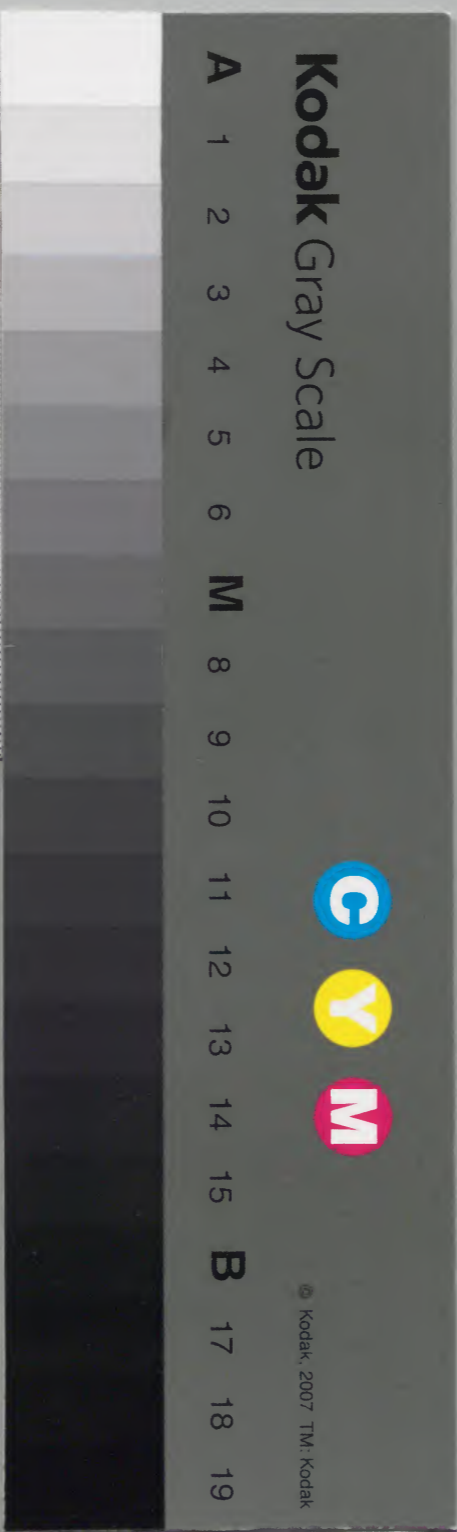
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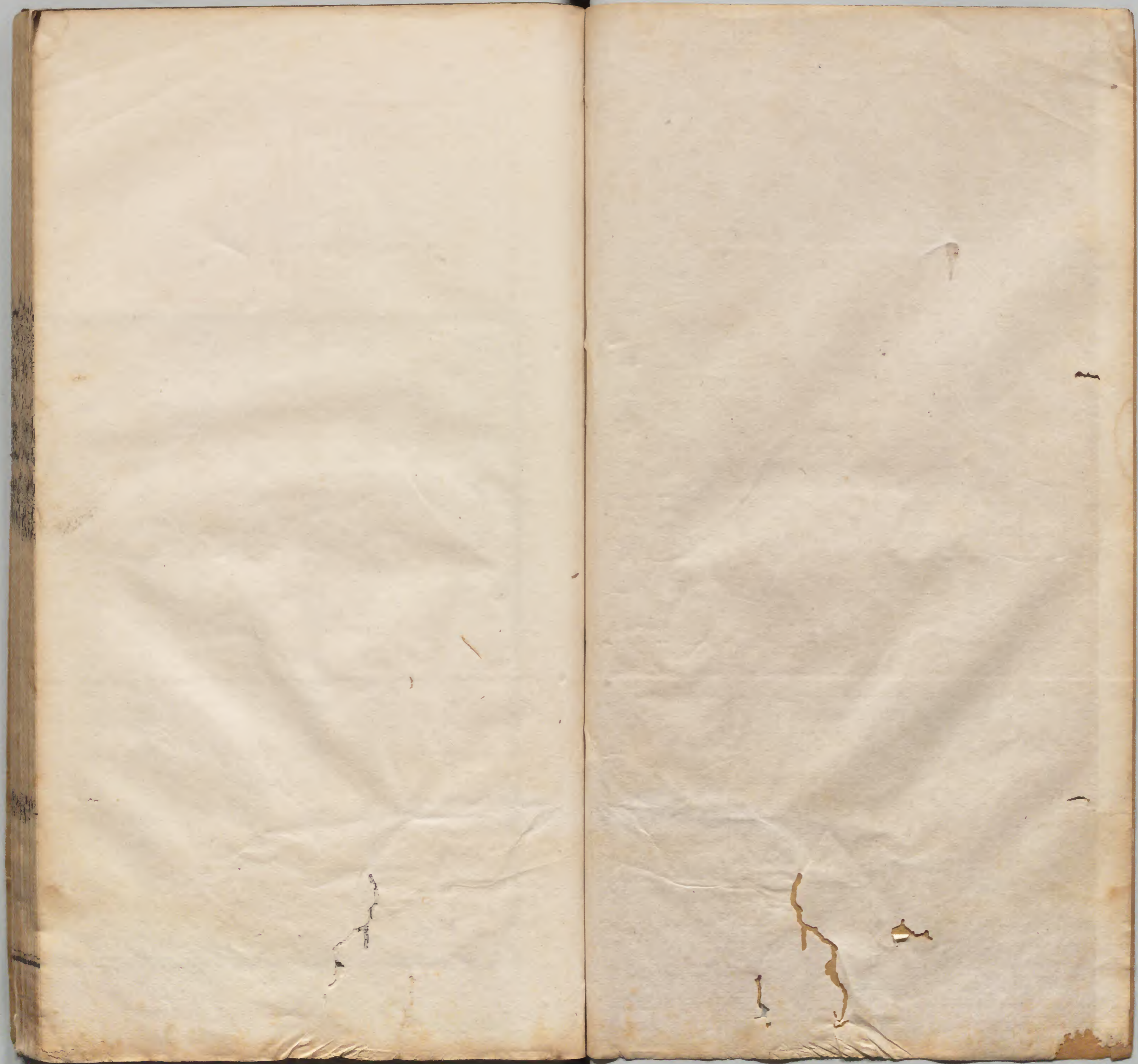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九	四	類
一	三	四	函
八	〇	四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漢
函	四	四	書
二	八	四	架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4	
冊數	8	(6)	
函號	297	172	







欽定明鑑卷十七

明世宗二

淺草文庫

十五年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元節自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俾專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疊生嘉其禱祠功拜尚書賜一品服

臣等謹按仙佛之不可佞事同一轍嘉靖毀禁中佛殿及元時所造金銀佛像以視武宗之通

金史日金 卷二 一
梵語號法王似有識矣顧為方士所惑營醮祈
福則其失仍相侔耳且儲嗣疊生何與祈禳乃
歸功元節數晉階品以寅清贊化之職廁以羽
流流品既淆名器亦瀆政體之乖舛不已甚乎
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初正德
中安南臣陳暲弒黎暲而自立暲臣莫登庸立暲兄
子諲已復逐諲而立其庶弟應復篡應位不通朝貢
者二十餘年帝將致討遣使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

待發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言兵不可用者有七安
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
之後兵連不解宣德時棄而不守今日正當率循二
也安南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奈何殃赤子以威
小醜三也先代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皆征之不克
可為殷鑒四也安南奉表款關守臣以姓名不符却
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
也興師則需餉今大工頻興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

十萬何以給之六也今北寇方強據我河套邊卒屢
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
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
致彼不服反足損威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章下
兵部請從其議帝命待勘官還再議及伯溫奏上方
畧帝命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氏舊臣得
其進兵地圖並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誥上之命
仍遵前詔征討

臣等謹按安南自永樂時以黎季犛之篡立命
張輔率師往征掃穴犁庭編置郡縣然師還輒
叛蠻夷之性終不能馴勤兵者累朝至宣宗從
楊士奇等謀卒棄而不守及是其國內亂使來
求救主勦主撫廷議紛如而閣臣夏言力持用
兵之議然其國久不通朝貢則彼固自外於王
化而師出為無名況仇鸞毛伯溫之將材遠遜
張輔夏言張瓚嚴嵩之謀國豈如三楊幸而敵

歸罪請降雖命將而未用兵否則開釁損威其禍不較永樂時為尤烈哉伏讀

御製唐胄諫討安南詩云興師運餉艱聲罪詞不順老成遠大謀陳諫抒忠蓋戎事非易言養銳威斯振深以唐胄之言為得老成謀國之道也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獄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不祀太廟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上言宜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

配上帝下禮部議尚書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不悅著明堂或問示廷臣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遂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奉睿宗主祔

錢定明錄 卷二十一
太廟復配享上帝於元極寶殿

臣等謹按胡鐸與張璉異議時固云魯嘗躋僖公矣異日恐不乏夏父之徒也豐坊為豐熙之子熙議同廷和而坊乃畔父說以蘄通顯卒竟不獲進擢士論鄙之嘉靖既取坊說復用嚴嵩議躋睿宗於武宗上生為武宗臣歿乃躋其位嵩之縱逆祀其臧文仲之謂乎若唐胄之爭正祀典雖其身被黜固不失為展禽之徒矣

十八年春二月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先是鑾以憂歸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帝將南巡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命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韃郊迎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兩用遺貴近得仍以原官入閣

臣等謹按嘉靖南幸承天慮塞上有警欲遣重臣巡視夏言宜舉威望素著之臣以重邊務乃

瞻徇私情率薦翟鑾既已舉人不當及鑾受邊
將之厚賂不能劾奏而猶受其遺贈助使入閣
鑾固可鄙而夏言顧鼎臣輩樂其遺贈而為之
援引

御批斥其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等之罪實所不能辭

十九年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時帝好神仙方士段
朝用煉白金器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

神仙可致帝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
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
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
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欲服食求
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
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
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監國議亦罷

臣等謹按古帝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故位曰

天位明不敢私也虞舜得壽惟兢業以代天工
商宗享國長久惟無逸以念民依凡此皆祈天
永命之實秦漢之主不知敬天愛民而務求長
生志已荒矣嘉靖惑於方士段朝用之言乃欲
脫屣朝綱智更出秦皇漢武下楊最疏諫遽櫻
逆鱗而監國之議亦罷最其以死悟君者歟

御批云嘉靖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
比於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是則為人君者亦務

齋戒以神明其德而已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時帝經年不
視朝工作繁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
嚴嵩作頌稱賀爵上書極諫歷言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有五
一任用匪人二興作未已三朝講不親
四信用方術五阻抑言路末云望陛下念祖宗創業
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疏上帝震怒立下詔獄
榜掠幾斃主事周天佐御史蒲鏌具疏陳救先後筆

金定日金 卷之二
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後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釋之

臣等謹按漢賈誼有言進言者皆曰已安已治矣臣竊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其夏言嚴嵩之謂乎頻年災沴經歲恒暘此正君臣恐懼修省之時乃元日微雪即作頌稱賀楊爵斥為欺天罔人詞

不為過其疏列失人心而致危亂五端任用匪人尤其甚者蓋匪人進則百度廢民瘼罔恤君學日荒左道盈廷諍臣斥逐皆由此起耳嘉靖罪爵繫獄而疏救者皆死卒以露臺靈異而後爵與魁怡始免含冤狴戶伏讀

御製楊爵請順人心隆治道詩云極諫竭忠悃下獄劉周同露臺示靈異感悟全三忠嘉靖好諛惡直其惑溺非一朝夕之故矣

秋八月夏言罷尋復入閣言與郭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以疾在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怒令致仕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給事中戚賢等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勛言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問言歸何時曰聖誕後乃敢請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

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諛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悉其指授帝念勛曾贊大禮欲寬之而廷臣惡勛謬為不喻指者勛竟死獄中

臣等謹按郭勛稔惡中外知之特嘉靖未之知耳既知言勛相妬矣則宜別白是非明正其席寵怙終之罪彼忌者之口安所得輕重其辭耶

言以疾在告乃參預閣事勛獄之成由其指授
嘉靖欲寬之而不能言之禍基於此矣若言官
揣知主眷已移交章參劾尤為猥鄙誠如

御批所云陽博不畏彊禦之名陰行揣摹取巧之術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
士嵩與夏言同鄉謹事言及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
客畜之嵩恨甚言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呼嵩與
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知愠甚屬

所善者劾嵩帝不聽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
帝使悉陳之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數言罪會
七月朔日食既下詔以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
落言職閒住嵩遂代言入閣

臣等謹按甚矣嚴嵩之為陰柔小人也勢盛則
附衰則齟齬以浸潤愬以膚受嵩暴言短嘉靖
數言罪矣然嵩之反噬由於言之舉嵩嵩何人
而可令代鈞軸耶信之不疑待之又不以禮誠

如

御批云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周怡上疏請敕責大臣不和畧云人臣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尚書許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嵩威靈氣焰凌轢

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洪恣委靡讚雖小心謹畏而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弱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禱祀驩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杖之闕下錮詔獄

臣等謹按和而不同惟君子能之非所望於嵩

輩也當時請屬公行營私亂法其所為同者如是有持正者遂不能與之為同矣此所以內而閣部不和外而文武不和怡疏請敕責諸臣而摘發嵩奸尤切伏讀

御製周怡請敕責大臣不和詩云同寅務協恭安內斯治外是知人臣當以持正為和而不當以營私為同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杖殺之初嚴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嵩力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等阿旨請逮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

臣等謹按宋唐介以劾文彥博坐貶彥博亦罷相及再當國言介為御史時言事多中臣病請召介還古大臣之用心如是嚴嵩固不足以語

此然至因人之發其受賄借事巧譖必欲置之
死地則橫恣甚矣殺經之後遂肆害良善隳國
是而毒民生蒿之得全首領直幸免耳

二十三年秋八月振江南災南京刑科給事中張永
明因災陳言畧云古昔盛時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為
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謹陳弭災防患之道一曰
申飭官箴務在清約成風二曰節省民力諸在得已
之科者宜皆停罷三曰博舉荒政所司便宜振恤再

量行官糶使米價不致騰貴四曰責任撫臣應天等
十一府州賴以撫治當茲旱災宜久任以責成功五
曰防遏盜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紓
之則攘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之則盜賊行宜救撫
按誠切撫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關隘
以詰奸慝撫流民以防潰散禁搶攘以銷邪謀庶幾
民得安堵疏入帝從之

臣等謹按周官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蓋分地奠守之後慮有年穀不熟之時故以
救荒之政聚萬民使不離散三代時量入為出
以制國用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饑饉之患亦
恃法制之豫立耳自後世謂救荒無善政而補
偏救弊鮮出萬全張永明以防預未然立論真
能留心民瘼者所陳各條因地制宜因時立法
亦得周官荒政之大意伏讀

御製張永明因災陳言詩云扼要徹事機尋繹為法

則仰見

睿謨深遠所以軫念民瘼者至矣

二十四年秋九月召夏言復入閣帝微覺嵩貪恣遣
官齋敕召言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
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
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嵩
銜次骨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成唐龍
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暉孫繼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獄皆言主之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乞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臣等謹按古者以八枋馭羣臣嘉靖於此失馭臣之道矣覺嵩貪恣黜之可耳乃復進階少師是宜奪而反予也且令與言並其意欲二人互相制以為得操縱之道而不知黜陟果當則人

自畏法若兩相疑而兩相制適激之使分門戶甚非所以馭臣也至言以久廢張權意氣用事已非大臣公忠體國之道而陸炳之奸竟以長跪乞謝獲免則徇私情而妨公義矣

御批責其市恩廢法言誠無所逃罪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為通海縣典史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視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臣等謹按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重齒學教習之典蓋國本所繫養正之功不可不端其始也皇子生十一年周冕請出閣視學而嘉靖怒謫之由其剛愎自用惡聞直言故言之當理者獲罪尤速也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侍郎曾銑上疏請復河套條議八事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

餉七曰明賞罰八曰備長技疏入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帝令夏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甚銳意出師

臣等謹按河套古朔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元屬上都路明祖既取元上都即其地設開平衛復於外設東勝衛自寧夏至偏頭關二千里聲勢聯絡其後東勝內徙而保喇等相繼入寇河套遂為敵衝正德間三邊總制楊一

清嘉靖間巡撫山西御史陳豪皆議復套地而不果至是銑上方畧銳意用兵使嘉靖能斷而必行之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豈不弭邊患而固封守哉伏讀

御批云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籌邊要著

御製曾銑請復河套詩云八議皆精詳予銑之善於謀邊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逮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罷夏言言素以經濟自許銑議復河套言力贊之廷臣見帝意向銑一如銑議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嚴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訐言納銑金交關為奸利事連蘇綱綱言繼妻父也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崔元陸炳謀坐銑交

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再疏訟寃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上帝不從言竟棄市

臣等謹按嘉靖俞曾銑復套之議降旨優獎事已半載矣銑鳩兵繕塞師輒破敵亦能不負所言嘉靖乃忽厲詞詰責可知嵩之進讒積日累月浸灌滋潤能使主眷潛移廟謨中變及雷霆之威一發嵩乃得極力下石夫嵩亦何惡於銑

特借銑以傾言耳蘇綱之關說仇鸞之攻訐嵩皆預有成算言之命早懸於嵩手矣不然外廷即有怨謗何自蜚語騰禁中也伏讀

御批云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蓋罪嵩之奸險也

御製議復河套詩云賊嵩進讒言將相並遭戮蓋惜言銑之不得其死也

二十八年秋七月倭寇浙東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

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舊制於浙江設市舶提舉司嘉靖初罷市舶中官並廢市舶濱海奸人遂闌出財物與倭交易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歸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輒以便宜斬之紈又騰疏於朝言大姓通倭狀閩浙

人咸惡之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倭亂滋甚

臣等謹按此明代東南倭患之始也始於居民之牟利成於奸民之勾煽而其本皆由於海防之廢弛或謂廢市舶所致不盡然也倭貪利性成即許通互市而或經理失宜未必不啟爭端惟整飭戎兵則彼必憚而不敢肆明初定制片

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造雙桅大船假濟
渡為名實則運載違例貨物將吏不敢詰問紈
既任事上疏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
保甲則海防不可復其持論嚴正實足靖海氛
而清盜源至捕得通倭奸民悉以便宜行戮亦
合刑亂國用重典之意大姓通倭自當疏請正
罪不得謂其過激也使久於其任號令嚴明將
士効命搜捕禽勦不遺餘力海疆自可肅清乃

勢家失利構怨臺諫從而攻之既殺其權復罷
其職致令憤激自殺紈死而中外不敢言海禁
矣厥後海寇大作流毒東南者十餘年揆厥所
由咎將誰執伏讀

御批云設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
何致海氛之益熾乎然則紈之不竟其用誠可惜也
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先是諳達犯大同總
兵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

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
長驅至通州分兵剽昌平京師戒嚴帝拜仇鸞大將
軍節制諸路兵馬楊守謙為兵部侍郎趣急戰兵部
尚書丁汝夔以問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
下上無不知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承嵩意戒諸將
勿輕舉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
過望乃整輜重將西趨白羊口而去仇鸞尾之寇猝
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

將收斬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
幣汝夔守謙棄市

臣等謹按諳達內犯京師戒嚴集各鎮勤王之
師分守九門此何時也汝夔身任總戎計惟督
諸路援兵剋期殄寇乃承嚴嵩意指令寇飽遠
颺嬰誅宜矣仇鸞選懦無才既不能制寇於方
來復不能殲寇於既去殃民誤國掩敗為功所
當與汝夔同服上刑者也嘉靖之衰鸞誠為濫

賞而以楊守謙與汝夔同僂亦屬失刑蓋庇仇
鸞罪汝夔皆由信嵩奸謀遂至是非倒置如此
御批責嵩罔上縱敵喪盡彝良其罪殆視贖貨攬權而
更重嵩復何所逃罪哉

謫諭德趙貞吉為荔波典史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
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
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
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

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
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暎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
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
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
宜勞賞嚴嵩心惡之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
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
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
徒為周尚文沈束游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臣等謹按趙貞吉既未奉督戰之敕則此行止於犒師宣布德意而回即不得謂漫無區畫且能馳單騎於寇騎充斥之地其膽畧亦自過人不獨議論之壯也乃甫擢旋謫其為嚴嵩之媒孽無疑蓋既不令督戰以輕其權則貞吉何由節制諸將於其復命嵩得以諸將之不發一矢為貞吉咎而嘉靖遂從而罪之耳伏讀

御批云太阿誰實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是嘉靖此舉可

謂賞罰失當矣

三十年春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先是仇鸞總督京營軍政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諸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驚駭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諂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和市諂達許之投書於宣大總督蘇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為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上帝頗心動

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孺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進密疏乃下繼盛獄貶狄道典史

臣等謹按馬市之開嘉靖朝籌邊之大失計也繼盛疏陳十不可五謬最為切當觀次年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又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皆如繼盛言嘉靖既覽疏而心動矣無如一隙之明不敵羣私之蔽是時

嚴嵩受賄庇鸞鸞恃嵩故敢攘臂肆言密疏之上嵩必為左右之

御批云信嵩自蔽嘉靖誠不得辭其咎矣

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

金定月監 卷十七
劾嵩十大罪五奸齋三日乃上末云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鼂竟如嵩指成獄

臣等謹按楊繼盛以諫阻馬市獲譴及仇鸞伏誅繼盛復用嘉靖雖不忘善言然就當日情事審之此非嘉靖之能用繼盛也特以嚴嵩之心善繼盛耳亦非嵩之能容繼盛也特以繼盛之首攻仇鸞耳繼盛感受君恩激發忠義憤切權奸詞極侃直以常理揆之未有不為感悟者且嵩方被劾即宜屏不召見乃令見繼盛疏而構陷乎是釀成嵩之大罪大奸者嘉靖也伏讀

御製楊繼盛請誅賊臣詩曰灑淚讀汝疏哀哉遇閹
主繼盛雖含冤當日然足以申正氣於千古矣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
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其春
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
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
蔚西掠代繁峙已駐鄜延二十日虜掠延慶諸城幾
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禦之遇

伏敗績總兵官李涑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
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
總督楊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臣等謹按自馬市開而邊防全撤矣馬市既罷
又復戰守無備使如楊繼盛選將練兵之議何
至宣大猝受其蹂躪若趙全邱富以邊塞小民
獲罪漏網顧不早為追緝縱其潛依諳達招集
逋逃當時邊防之弛懈官吏之玩法俱可概見

御批云以國家全力坐困於一二塞上流民國是至此
幾無能為矣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以賀表違式杖六科給事中於
廷先是三十二年正月朔以賀表語乖文體逮禮科
給事中楊思忠杖於午門外罷為民六科各奪俸一
月以思忠初議孝烈皇后不祔廟帝心銜之也及是
以賀表違式詔各予杖

臣等謹按漢臣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

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士猶恐懼不敢自盡況縱欲恣行暴虐乎嘉
靖朝直言敢諫之臣重者駢戮次乃長繫最幸
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至是以違式微愆罪之
不少貸以其人皆言官耳

御批云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誠洞揭
其隱微矣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經為南京兵部尚書

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後復命趙文華督視海防經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以江浙山東兵屢敗徵兩廣狼土兵諸路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欲俟其至夾攻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文華怒疏劾經畏賊失機方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既而倭突嘉興經遣叅將盧鏜督保靖兵以總兵俞大猷督永順

兵由泖湖趣平望以叅將楊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來稱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帝怒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時巡撫李天寵為趙文華胡宗憲所劾與經同論死繫獄

臣等謹按張經奉命討倭朝議既許以便宜行

金定明金 卷十七
事則進退緩急惟經主之豈可使他人掣肘且
其徵兵遣將具有成算王江涇之戰賊兵宵遁
自有倭患十餘年以來無此大捷洵不愧專閫
之重任矣趙文華督視海防凌轢官吏公私告
擾經之輕之也固宜乃文華因其不下已遂撫
詞齟齬攘奪其功誣訐其罪嚴嵩覆奏一如文
華指而經獄以成嘉靖於封圻大吏功過倒置
一至於此而欲振厲將士肅清海疆其可得乎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
楊繼盛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有為營救於
嵩者嵩黨胡植馮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
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
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
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嵩屏不奏遂與經天寵並棄西
市

臣等謹按張經李天寵之獄嚴嵩與其黨構成

之罪已不容於誅矣嘉靖無意殺繼盛而嵩附
名並奏遂以得報竊生殺之權以害君子未有
如嵩之甚者嵩不足責嘉靖為奸相所欺而惜
然罔覺魁柄下移

御批斥為庸憤實甚蓋明之綱紀至嘉靖而已墮壞殆
盡矣

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
討倭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琬未幾又以楊宜代之經

深得狼土兵心被逮後皆憤恨無鬪志時倭聚柘林
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直犯南京出秣陵關
趨許墅轉鬪數千里歷八十餘日始為應天巡撫曹
邦輔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
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搗倭於松江之陶
宅倭悉銳來衝文華敗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
賊周浦總兵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遂言討倭成功
請還京比至盛毀楊宜而譽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

輔擢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臣等謹按趙文華奉使望祭海神督察軍情既陷張經復欲奪曹邦輔之功毀楊宜而譽宗憲所恃者一嚴嵩耳明年嘉靖欲營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且聞其贖貨要功之狀遂落職回籍中道病死當時小人先後依嵩者仇鸞文華稔惡尤甚鸞戮及身後文華旋伏冥誅亦足徵福善禍淫之理固無差忒而天鑒國法彼小

人終莫能逃也

欽定明鑑卷十八

明世宗

三

三十六年秋九月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先是諳達
犯京師諭德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
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且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
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帝弗
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鍊時時搯腕遂疏劾
嵩贖賄十罪並及尚書夏邦謨詔諛狀帝怒謫佃保

金定明金 卷一
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
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
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
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
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
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其黨路楷巡按宣府
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會蔚州獲妖人閻浩等
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

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
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
愜乎取鍊子衮襲杖殺之

臣等謹按沈鍊是貞吉之奏劾嚴氏之奸其忠
誠才識皆有可用既已謫居塞外若能深自韜
晦不言朝事復因里人之尊信而導其子弟以
敦篤之行謂忠義不可忘而意氣不可用庶幾
與范純仁為章惇所逐而怒止其子弟之怨惇

者同一遠害矣楊順之誣鍊固由迎合世蕃亦以其殺民冒功鍊嘗遺書切責以此怨鍊鍊之剛直疾惡出於天性而獨惜其未審乎不可與言而與言之義也然鍊雖昧於明哲保身而朝廷所以處鍊者不當以事無左證而遽寘之重辟嘉靖於封疆大臣賢不肖是非懵無所知若此

御批責嘉靖之不知誠洞揭安危利害之本矣

冬十一月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釋直母妻於獄遣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激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

金定日金 卷六
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下直於獄
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強遂
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
移之柯梅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
而南流劫閩廣

臣等謹按倭寇猖獗由於內地奸民勾煽如徐
海陳東麻葉汪直輩皆國法所不能曲貸者也
海既死東葉就俘直勢已孤倭復怨直設此時

整飭舟師四面圍勦令其進退失據然後執而
誅之海氛可靖矣宗憲以同里故市惠招致已
屬失計遣官為質尤乖政體逮賊黨潛遁宗憲
兵力非不足以躡蹤追勦乃任其去而且利之
是誠何心豈因貸直之請不行轉欲嫁禍鄰境
耶試思夏正被害誰實致之宜宗憲之不克令
終也

三十八年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平江北倭先是

遂上疏議撥種馬應用畧云江北原隰曠野本為騎射之地倭善衝突我兵新集置陳不堅須以馬為前驅帝從之及是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以當賊衝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

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賊敗走廟灣據險不出攻月餘不克遂令景韶填塹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江北倭悉平

臣等謹按鼂錯言兵事書有云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李遂巡撫鳳陽任事後請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復請撥種馬以便馳突迹其馳泰州以當賊衝又夜半馳

至淮安藉非鐵騎成羣安能聲勢聯絡剋期致勝如此蓋東南澤國利用舟師江北陸地必資馬力因地制宜此兵法所以首在得地形也伏讀

御製李遂議撥種馬應用詩云倭寇擾江鄉備禦機宜速兵馬本相資曠野便馳逐然則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豈不信哉

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初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諸軍遂以都肄日殺懋官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臣等謹按黃懋官給餉逾期固屬措置失當而軍士戕害大臣必當寘重典以彰國憲何綬李

遂犒軍給券可謂畏蒞無能綬固宦寺不足論
遂密諭營將掩捕首惡至於渠魁既得則殺無
赦矣何朝議止誅前死之三人而遂乃以功議
擢政府樞臣沓泄尤甚宜

御批斥為軍政陵夷也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嵩攬
權既久帝亦寢厭之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
罪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偵知之遂抗疏極論

嵩父子不法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為世蕃求釋
不聽法司論奏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
戍邊詔從之

臣等謹按嚴嵩柄政二十年奸罪顯著推原其
故皆由嘉靖獨居西苑惟嵩得承顧問是以意
旨窺於下而威權竊於上也使遵循祖制每日
視朝召見大臣講求治理嵩雖險詐必有所憚
而不敢肆其權亦有所分而不能擅何至使奸

回逞志荼毒忠良乎跡嵩二十年中以彈劾受
禍者不知凡幾洎方士言之始予罷斥亦已晚
矣嵩以媚方士而進忤方士而黜豈嵩能媚陶
仲文而不能媚藍道行耶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理固然也惟是嘉靖以專心齋醮之
故一意任嵩其罷嵩也亦以乩語予奪皆不足
以伸國法

御批云要難語於黜陟之正責嘉靖之惑於方士也

御製嚴嵩用事詩云人主心勿偏窺測作奸偽責嘉

靖好齋醮而嵩得逞志也

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等擊
倭於福建敗之倭陷興化府遠近震動廣東總兵官
劉顯赴援繼光以浙江兵來會巡撫譚綸令繼光將
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
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
遂復興化綸上疏條陳善後十二事一復水寨以扼

外洋二設兵將以責實效三處客兵以增常戍四練主兵以固根本五處憲臣以重監督六舉賢能以備任使七處有司以圖治理八明職守以振頑惰九發帑銀以救危急十緩征科以恤凋殘十一蠲租稅以復流移十二復額糧以脩軍政末云必期以三年之久庶幾為萬全之策疏入帝從之

臣等謹按自倭遁柯梅胡宗憲不為追勦而寇氛移於福建遂陷大郡逮譚綸戚繼光俞大猷

等合力攻之倭患始息綸疏陳善後十二事為捍禦海疆之計指畫周詳當時大猷久歷戎行繼光忠誠懋著綸練兵備裕糧儲書疏軍謀洞燭機要世以譚戚並稱良為不愧

御製譚綸陳平倭善後事宜詩云子理實將才知兵摧勁敵嘉綸之論事精詳也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入寇京師戒嚴時寇由牆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直趨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書

金定月鑑 卷之八
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總督楊選同論罪階言博雖以祠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乃誅選而不罪博

臣等謹按自嘉靖二十五年醴泉出承華詔嗣後齋祀悉停諸司封奏此楊博以祠釐不敢奏之故也但寇薄都城非尋常封事可比博總樞

部即使豫檄各鎮防護得宜亦當騰章入告以安主心乃拘泥不奏視楊選之玩寇厥罪維均嘉靖罪選而宥博其用刑亦未得中矣

御批斥為刑政愆失以選博之同罪而不同罰也

四十三年春二月總兵官戚繼光敗倭於仙遊福建倭平時閩中舊倭畧平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之斬賊首數百級墜崖谷死者無

算餘者尚數千奔漳浦繼光分兵為五哨身自持短兵緣崖披荆棘而上迫賊壘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又俘數百人於是閩寇悉平東南始得安枕

臣等謹按自嚴嵩柄國而倭患以起自朱紘張經寃死重以趙文華胡宗憲之貪縱而倭患以熾然皆倚嵩為助嵩斥而倭亦次第就平李遂譚綸後先著績而戚繼光號令嚴賞罰信士無

敢不用命於是餘寇殄平東南安枕然亦賴當國大臣事無掣肘故得發舒其謀畧耳史稱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當張鼎思張希臯居言路則廢

御製沿海倭亂詩云繼光雖有功時勢漸渙散有將才而不善用明之國是其日非矣乎四十四年春三月嚴世蕃伏誅世蕃論戍雷州衛未至而返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

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馳疏盡發其罪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為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揆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

等疾書奏之遂棄世蕃市籍其家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臣等謹按嚴世蕃逮問下獄猶挾其窺伺意旨之故智陽陽如平常時無徐階不幾脫身事外乎乃世蕃以窺伺意旨而獲寵階即識其窺伺意旨而卒使伏誅稔惡既深至奸謀一無所售小人之究竟大類如是嵩嫉言路如仇而奸狀暴露於應龍元惡就擒於林潤非潤與應龍之

賢於楊繼盛也會逢其時此其中蓋有天焉可不戒哉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抗疏論之畧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

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曰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悞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

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趨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
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
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
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但朕非紂耳
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
今病久安得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病困使朕
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
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臣等謹按昔張元素諫唐太宗修洛陽宮太宗
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
息同歸於亂信乎主聖則臣直也嘉靖以海瑞
方比干而自言非紂夫自古闇君暴主孰不自
以為明且仁者惟自謂非闇故闇也自謂非暴
故暴也聖主則不然對羣臣百姓曰得毋以寡
人為驕得毋以寡人為汰是以忠良滿朝喜聞
過而令名無窮也嘉靖以明察之質而誤用之

惑於長生諸弊由此而起瑞此疏言之剴切不
愧直臣嘉靖始而怒繼而感動太息復以其言
為是而剛愎護短天性固然究歸於下獄論死
執迷不悟未有甚於嘉靖者也伏讀

御製海瑞諫修齋建醮詩云拒諫亦知非感動徒太
息飾過下刑曹疾困空撫臆蓋嘉靖至此難期於
振作矣

右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

明穆宗

嘉靖四十五年冬十二月帝即位詔釋海瑞於獄瑞
在獄初未知穆宗登極提牢主事以為瑞且錄用設
酒饌款之瑞疑當赴市恣飲噉不顧主事附耳語其
事且曰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嘔
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及得釋即復故
官俄遷大理丞

臣等謹按人臣有愛君之誠而犯顏直諫者嘗

置生死於度外蓋其心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
使瑞稍有沽名之心當出獄時安能天性激發
至於慟絕觀其後日身任封疆卒以賢稱可知
名節自矢者其忠義性成也穆宗嗣位之初即
能出之獄而遷之官此固新政之最善者歟

隆慶元年春正月禮部尚書高儀上言陛下踐阼睿
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
義請罷大亨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

雖為天子父實未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
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
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
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臣等謹按嘉靖私厚其親至位與獻皇帝於武
宗之右干紀亂統莫甚於斯穆宗從高儀請罷
配享明堂善已而不用王治之言於蔑禮之祀
終明世無由更正也豈不惜哉

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於廷黜為民星上疏言
陛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
廢章奏過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
不可救疏入帝怒命廷杖六十時中官滕祥以造作
竒巧得幸會監杖星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
云

臣等謹按明之廷杖已失使臣以禮之義中官
監杖尤辱國體穆宗初即位能出海瑞於獄似

知直臣之當重者甫逾年而石星遂以直言杖
黜蓋近習之蠱惑既深則莊論自不能見納雖
自反其初心而不之悔也此中庸所以舉去讒
遠色賤貨貴德為尊賢之要歟

秋七月徐階罷初帝欲用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
可而止羣小璫毆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之
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
主名庭疏上分別逮治有差階所諫諍多宮禁事中

金定明錄 卷一
官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
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
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臣等謹按穆宗欲使中官分督團營若無徐階
之諫則東廠內操先見於隆慶間矣午門何地
而羣奄可以毆御史則其橫恣可知階遇事諫
諍中官憚之深而去之惟恐不速穆宗之許階
引疾蓋其意不移於張齊挾忿之疏而移於中

官浸潤之譖耳齊之攻階也直伺中官之意旨
為之其庸鄙何足道哉

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瑞
威望素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
者為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
民賴其利摧豪強撫窮弱下令飢發凌厲所司惴惴
奉行撫吳半載再為言官所論改督南京糧儲小民
聞瑞當去號泣載路家繪像祀之

金定明鑑 卷一
臣等謹按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巡撫為封疆大吏果能潔已奉公懲奸剔弊為之屬者自灑濯其心勤能其職以盡牧民之道上德宣而下情達此國家所為慎簡大僚也海瑞威望素著穆宗出之囹圄擢任巡撫可謂委用得人瑞感激知遇銳意興革激濁揚清可謂不負任使令久於其位所以飭官方而蘇民困者正未有艾乃履任半載再為言官所論改督糧儲惡直醜正

斯時言官已漸失是非之公論矣

冬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等上言國家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按董仲舒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穆宗以災異頻仍由於政事不平所致可謂有省歲之心矣顧治此政事者部臣而任此部臣者穆宗誠使舉措諸臣果能賢否悉當又安用令人密訪耶舒化以制馭之權歸天子以奏劾之責歸臺諫為深得治要蓋於臺諫所言之事其責難於君者能不惡其切直而加罪其責善於臣者能不惑於是乎

非而持平則大臣不敢怙寵而行私而臺諫亦不敢莠言以亂政如是而政事何患不得其平乎

四年秋八月罷戶部尚書劉體乾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先是御史詹仰庇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何必求之於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一切無益浮費

金定日金 卷一
宦官益恨摘疏中語激帝怒杖之百斤為民並罷科
道之巡視庫藏者至是陳吾德李已疏言比買玉市
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謂內官崔敏等獻諂營私罪
不可宥乞即斥譴以清左右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
獄斥吾德為民

臣等謹按嘉靖間營建繁興府藏漸匱穆宗新
政雖有罷止工作之詔未幾以耽意聲色廣購
珠玉比之修壇營醮其糜費殆又甚焉且罷庫

貴西藏之巡視者而出納不復稽覈矣內供奢侈誅
求無藝再傳而礦稅之害徧天下未始非穆宗
有以致之也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柰濟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初諳達奪其孫巴噶柰濟妻巴噶柰濟恚率其眾來
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
率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
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

金定日錄 卷六
三
柰濟牽制之又不聽因而撫納之此安邊之良策也
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
柰濟指揮使諳達使來請命逢時遣譯者鮑崇德往
令縛送諸叛人以易巴噶柰濟諳達遂遣使與崇德
來乞封請互市隨執趙全等來獻崇古亦以帝命遣
巴噶柰濟歸嗣諳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復
疏請許其貢市從之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由
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不用兵

者二十餘載

臣等謹按諳達當嘉靖時屢犯宣大畿輔震驚
王崇古因巴噶柰濟內附與之修好復因諳達
乞封求互市而為之力請敷陳利害瞭如指掌
蓋籌邊之策在因時制宜而已前此托斯齊降
敵詭言以內地叛人來易而卒為所給叛人者
趙全邱富也全等於中國為細民於敵則為謀
主諳達之侵掠不息全實導之方且倚之為左

右手是以數十年來罪人卒不可得至是邱富
已死諳達執趙全來獻則其志不在攻掠矣崇
古推誠待之而邊陲綏靖二十餘年誠如
御製王崇古請許諳達互市詩云因時制其宜籌戎
貴有識也

十一月趙貞吉罷時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
拱以私恨考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
所厚者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

拱猶以為恨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
疏辨言臣掌風憲目覩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
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
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疏
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

臣等謹按朋黨之弊自古不免而莫甚於明高
拱趙貞吉並贊綸靡不顧考察大典而兩相犄
角務遂其私拱以黜逐快私恨貞吉以隱忍冀

保全貞吉誠庸拱亦橫甚使穆宗能持國體則
植黨如拱豈可使仍居政府久掌吏銓惟有與
貞吉並予罷斥可也

御批云高拱趙貞吉以朋黨為心不復顧國家政體抉
摘二人之私情而穆宗進退大臣亦未得黜陟
之正哉

五年春二月御史汪文輝疏陳四事其畧曰臣惟先
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

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攻其所忌顛倒是非
熒惑聖聽使正人不安其位是為傾陷祖宗立法至
精密矣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
變祖制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是為紛更古大臣坐
事退者必為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逐景
尋聲爭相詬病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
錄長為人才惜今為搜抉小疵指為大蠹使決引去
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

金定日金
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復即
憤然不平夫臣子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
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
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願陛下明飭中外消
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入下所司高拱
惡其刺已調文輝為寧夏僉事

臣等謹按言官之職在於明是非辨邪正故讜
論可陳於君父而糾劾不避乎大臣誠得其人

則不愧為耳目之寄而朝廷之舉措當綱紀肅
矣明臺諫不乏謇諤之士而任意見以相攻訐
者往往雜出於其中穆宗時高拱為輔臣植黨
營私一時直言諸人攻使盡去於是布在言職
皆拱所私厚伺意指而以搏擊為能或傾陷以
求營或詆譏以市直依附權勢奔走門下其術
可鄙而其心可畏韓楫宋之韓程文涂等尤其
顯著者再變而為萬歷朝之元詩教賈繼春喬

金定明金
應甲亦勢使之然也文輝出拱之門嫉拱所為
獨秉公議拱乃惡其刺已而出之於外拱之練
達政事其才未嘗無可取而於此則妨賢病國
其害大矣伏讀

御製汪文輝疏陳四事詩云文輝心朝廷不存師生
見蓋不獨予文輝之異於韓楫諸人而深以其所
言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者為可尚也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疏辨名分畧曰臣竊
惟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省則推官
知縣出自科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
之倒置甚矣臣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但
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為得計者尚有也至
於外省全是舊習若不重加懲創此風何日可止如
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
受害者以怙終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
洩忿非惟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此正所謂違拗

得計者也疏入帝是之革張振選職並降旨申戒中
外

臣等謹按宋蘇軾與司馬光爭差役事光不樂
軾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
公今為相獨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考其時
軾官中書舍人光為門下侍郎於軾亦有統屬
之誼而人皆稱其言能持正者軾之生平固君
子其論事措辭侃直而出以巽順故不得議其

違拗而上下之分未嘗不明也若有意立異則
非君子之道甚而至於長惡不悛如張振選之
所為則紊綱紀而乖體制矣伏讀

御製高拱疏辨名分詩云不以人廢言覽疏籌今事
謂拱之所言未嘗不可採取也

右明穆宗在位六年

